

长篇小说

范香果 著

凤凰蛋

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长篇小说

范香果 著

凤凰蛋

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凤凰蛋/范香果著.—2版.—成都: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07.3

ISBN 978-7-5411-2546-1

I. 凤... II. 范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27341 号

凤凰蛋

Feng Huang Dan

作者 范香果

责任编辑:林文询

封面设计:任兆祥

版面设计:邓小林

责任印制:晋冰

责任校对:邓永勤等

书号:ISBN 978-7-5411-2546-1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字数:286千

印张:12.25

版次:2007年3月修订

出版发行: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槐树街2号)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电话:(028)86259285 [发行部] (028)86259303 [编辑部]

邮政编码:610031

网址:www.scwys.com

印刷:四川省卫干院印刷厂

定价:23.00元

版权所有,违者必究,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(028)86697071 86697083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调换。电话:(028)86259301

第一章

1

火毒的太阳总算坠落在西边的山峦里，却依然把大半个天边烤得昏黄红灿。紧挨着村南边的是竹茂花艳的百亩荷濠，从远处望去，整个儿一片都遮掩在大濠四岸的垂柳和绿葱葱的芦苇塘里，透出一股子灵秀仙气。

天气燥热难耐，热得人们有一种无处躲无处藏的感觉，只觉得黏稠的汗水蚂蚁一样地在脖子上蜿蜒爬行。吃过晚饭，大街上、胡同里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乘凉聊天，在谈论白天揪斗四类分子凤仙启的场面。凤成全烦躁地出出进进，他拿上一卷旧凉席上了房顶，手里的破芭蕉扇不停摇动，汗水还是将半袖衣衫溷个透湿。一会儿他又从房顶上下来，他觉得憋闷得透不过气来。老伴递给他一张擦汗的粗布毛巾，说：“你烦躁得慌就出去走走，别老憋在家里，其实挨批斗也不是你一个人，听说杨村的支部书记杨破盆、五里堡的支部书记祖二狗都陪了斗。咱得想开点儿，这是运动，收音机里说向一切当权派开炮，又不是冲你一个人来的。”

凤成全摇了摇头，没有接话。他一个人从村落里走出来，

站在村南百亩濠坑东岸上。这个凤凰街村八千多口人的一村之主忧心如焚，不只是因为他和四类分子一起被“革命造反团”揪斗，老天爷也和人们作对，从去秋到今夏这二百多天里，天上几乎没掉过一滴雨雪。小暑大暑灌死老鼠。而这个雨季，整个冀西平原的上空不见一丝云彩，毒花花的太阳，没有止境地悬在头顶，凤凰街村内野外满世界的干枯颜色。天空飘荡着的是焦糊气息，干旱就这样无止休地持续，眼瞅着吐穗的玉米快旱死在地里。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战火在凤凰街村上空硝烟弥漫。凤成全坐卧不宁，顺着濠坑的东岸向南边走去，十几米深的濠坑只剩下齐腰深的水。凤成全借着月色向正西瞭望，远处恒山梁上一层层的红灿，他的心里毛茸茸地蠕动起来，两眼满濠坑地寻觅，嘴里骂着：“操，这狗日的南蛮子，他怎么盖住了这涌泉水眼，这狗日的。”

他茫然地立在濠坑岸上，枯井似的眼坑里冷丁儿地潮潮润润，回想起小时候爷爷给他讲的凤凰街村的来历。相传，远古时代，为了繁衍人类，王母娘娘降旨龙凤，龙从于云，凤从于地。凤凰鸟仰卧于恒山之下，展开它的双翼，伸直它的凤尾，头饮大濠水，它生一个蛋变成一个人，生十个蛋便出一个官，凤凰街村便由此而诞生。村南三里处，一条小溪，九曲回肠，窄窄的河道里，河水平缓而凝重；村北十里远，一条大河曲曲弯弯，宽宽的河谷里，河水清澈且荡漾。经年历月，村内的百姓，承凤凰之恩泽，纳凤凰之精血，人丁兴旺，生机勃勃。某日，一南蛮子路经于此，站在大濠西岸通往京都的大道上仔细观望，不免大为惊愕：这还得了，凤凰下十个蛋就出一个官，这天下人间不就成了北方侏子的天下？南蛮子暗起歹心，待夜深人静，弄来两个直径三米大小的石磨盘，封盖住了两个泉眼，百亩大濠自此泉水断流，濠干苇枯，凤凰鸟渴死在大濠岸

边。

凤凰街村是这百里之内少有的大村，这荷塘更是冀西平原少见的沟沟汉汉、碧水滢滢的百亩荷塘，因此，十里八乡的百姓对凤凰生一个蛋变成一个人，生十个蛋便出一个官的说法深信不疑。村名和凤姓便是依据，除了凤凰街村两千三百多户人家，凤姓在其他地方实属稀少罕见。凤成全在任二十多年支部书记期间觉得干得最满意的一件事，就是请省测绘局绘制了一张两千分之一的凤凰街村地图，地图上用不同颜色标示出村内姓氏居住的分布图。当每户人家把地图贴在自家墙上细看时，都大吃一惊，凤凰街村的地貌和五颜六色的姓氏分布图，恰似一只仰卧的艳丽凤凰，再一细看，又酷似一个睡眠的人。自此，凤凰传人的说法在人们心目当中，更是名副其实不可动摇了。

凤成全又派人到县图书馆借来了五卷本《县志》，三名小学教师用了两个昼夜，翻阅了《县志》上的章章卷卷，查出乾隆年间，凤凰街村凤启臣曾在河南淮阳任知县，这给凤凰街村的人们带来了荣耀和希冀。时至今日，两千多户人家堂屋的正墙上还挂着凤凰的画像，村里不论谁家的女人怀了孩子，都要由家人搀着到村南大濠西岸的凤凰庙里祭上丰盛的供品，燃上几张黄表纸，面向庙墙上泥塑的凤凰磕三个头，以保佑孩子魂安体健，将来官运亨通。

从凤成全记事起，百亩大濠就清水未断，每年雨季，大大小小的降水从凤凰街村大街小巷汇入大濠，使濠水常年保持在四余米深，濠内长满了芦苇和荷花，四十万立方米的蓄水成了方圆四个村五万余亩土地灌溉的源泉。村里还没用上电，县农业局无偿支援的那台三十八马力的涡轮机昼夜不停地响着，水仍然从未抽断过，因濠底无数个小泉眼使濠内的水得以补

充。只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连续三年大旱，地下水急剧下降，百亩大濠才水干鱼死。那时凤成全联合四个村的万名劳力挖濠寻水，他在心里默默祈祷奇迹发生，挖出南蛮子用石磨盘盖住的两眼大泉。然而百亩大濠深挖了一米有余，一切都是徒劳，仍不见被盖住的泉眼。

凤成全坐在大濠岸边树墩上一声声叹息，他的心里充满了孤苦和凄凉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自己1941年加入共产党，从支援清风店大战到解放石家庄抬担架负伤，从1943年建立党支部直到现在一直就任凤凰街村党支部书记，从斗地主分田地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，自己都是冲锋在前身先士卒，可今天落了个和大地主凤仙启一块被“革命造反团”揪斗的下场。虽然是陪斗，但胸前那块板子上写的是“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凤成全”，名字上面还划了三个红色叉杠。凤成全默默自语，莫非这当了二十多年的党支部书记要被“革命造反团”打倒？凤凰呀凤凰，我在这里给您磕头了，咱凤家难道又要遭此大灾了，您要保佑呀！

凤家祠堂和凤凰庙于一个多月前在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战斗中被“革命造反团”砸了个稀巴烂。凤成全面朝大濠十分虔诚地磕了三个头，他昏昏沉沉地坐在了地上，身子陷入一种麻木状态。潮湿的闷热没有丝毫减弱，寥廓的夜空繁星满天，天河像一条迷蒙的云横贯头顶，一颗流星划过，陨落在西南的黑暗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迈着重重的步子向村里走去。

2

凤成全一儿一女，大女儿已出嫁，小儿子凤子翔在县中学读高二。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，学校成立红卫兵

组织，各班级学生到校总务处领取笔墨纸砚，写大字报，揭发批斗学校领导。学校全部停课，凤子翔也积极地参加了红卫兵。凤成全以他多年的政治嗅觉认为这场运动十分反常，他编了个妻子患病要孩子伺候的理由把凤子翔从学校叫了回来。

凤子翔处在矛盾彷徨和无奈之中，自己本想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伟大运动中去，可父亲的话一言九鼎，绝对是不能违抗的。从学校回来已经一个半月，他每日里将自己关在屋子里读些小说或其他一些闲书，要不就坐在那里想入非非。他过起了一种百无聊赖的日子。然而让他和父亲都始料不及的是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，凤凰街村也成立了“革命造反团”组织，他的小学同学马胜有串连村里胡家、乔家、何家、王家几个小族人家成立了“革命造反团”，马胜有任团长，先砸毁了大濠西岸的凤凰庙，然后把村里大大小小十几个地富反坏右分子轮流游街批斗。今天中午，父亲凤成全被揪到十字街做了地主分子凤仙启的陪斗，凤子翔就站在父亲的左边，还好，马胜有没有指挥群众对父亲“武斗”。

马胜有和凤子翔是同年上的小学，他生性顽皮，加之不爱学习，最初成绩平平。凤子翔是班长，马胜有一直对他自己在班级的“平民身份”愤愤不平，常常有些怀才不遇的感慨。某日，他找到老师问当班长有哪些条件，老师告诉他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吧。于是，马胜有卧薪尝胆，后来果真考了几次满分，老师表扬了几次，马胜有开始趾高气扬，目空一切了，越发认为自己是块料，攻击了张三攻击李四：“考不到满分还好意思当班长，我都替你们班干部脸红。”生不逢时的马胜有始终没能当上班干部，但他继续努力。轮到值日是他最高兴的一天，大清早校园还在沉睡，他已手持抹布在教室门口徘徊了。学校就三间实验室是玻璃门窗，他把唾沫吐在玻璃的污垢

上，然后用抹布一点点地一擦再擦。这一天他必定口干舌燥，所擦的玻璃很得老师的赏识，然而，老师赏识的只是他擦干净的玻璃而已。

他屡屡碰壁，但仍不放弃。有段时间，马胜有在上学放学的往返路上，常常目光炯炯地扫视着路面。风子翔知道，他是希望在路上寻找到一支铅笔头或几分硬币，好让他做“拾金不昧”的模范。两手空空的时候，他就向爷爷要三分钱买一枝铅笔，从中折断，分两次交给老师。而且为了赢得较好的师生关系，他隔几天就把班主任老师那辆旧飞鸽自行车擦得锃亮。在老师布置的学生日记里，老师看到了一段这样的文字：“……我的愿望就是当班长，起码也要当个小组长，这样也能管七八个人，可以指挥同学们擦黑板、扫地。我爷爷临咽气时对我说的，咱们凤凰街是个出官的村，凤凰下十个蛋就出一个官。只要有一点门路就要去当官，人生在世做啥也不如当官，只有当了官才能光宗耀祖……”班主任老师大吃一惊，她想，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怎么有这样大的野心？不久，马胜有还是被“增补”为副班长了。

英雄是人们心中的偶像。在那个年代，男孩子们渴望做英雄，小女孩们崇拜英雄，十三岁的马胜有既敏感聪明，又颇有心思。他就是一个凤凰蛋，要啄破蛋壳，构造一个自己便是英雄的理想。

避开学校老师和成年人，马胜有开始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他联络风子翔、马胜才他们四年级的几个同学，成立了反特小队，他们渴望抓住蒋介石为反攻大陆派遣的特务，然后成为英雄人物登上报纸，戴上大红花，破格加入青年团。

一天中午，几个孩子聚集在百亩大濠西岸的凤凰庙前，要选出反特小队队长。英雄光环笼罩在每一个孩子身上，几个孩

子都自荐要当这个“反特小队”的队长。马胜有没有想到自己组织起的几个人，却成了这种局面，他一时不知所措。他们互不相让地争执着，一个孩子说咱抓阉儿，另一个孩子说没有纸和笔，又一个孩子提议，剪子、包袱、锤，而大家十几次出手不成。马胜才说，咱们站成一排撒尿，谁尿得远，谁当“反特小队”的队长。大家一齐响应。马胜才折下根柳枝，划了一条直线，几个孩子解开裤子褪到腿弯，一字排开，手捏小鸡就像赛跑撞线一样，把肚子腆到最大限度。凤子翔喊了“一二三，开始”，几个孩子的尿向远处射去。由于彼此挨得太近，射出的尿洒连成一片，最终因分不出哪个人尿得更远而宣布无效。

几个孩子勒好腰带，又继续思索怎样选出反特小队队长的办法。就在他们脱掉裤子尿尿时，善于动脑子的马胜有，偷偷观察了他们的裆部。马胜有在心里笑了，他说，咱们比比谁的小鸡大，谁长的毛长，就说明他长大成熟了，就能当队长。马胜有的提议既让大家好奇，更让大家兴奋，他们围成一圈，再次把裤子褪下来。马胜有大他们两岁，自然做了反特小队的队长，凤子翔和马胜才是副队长。

马胜有指挥反特小队开始了每天晚上的“战斗”。吃过晚饭，他们巡逻在凤凰街村的大街小巷，秘密观察小镇街道的可疑行人，看有没有鬼鬼祟祟的嘴脸。有人东张西望，他们就认定是特务活动，直跟踪到人家的家门口，发现是凤凰街村人家的亲戚，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。

几个夜晚的跟踪盯梢，没有抓住一个特务，一种急躁的情绪在他们中悄悄蔓延。这天晚上，马胜有召集反特小队成员照例聚在凤凰庙开会，煞有介事地交换了几天来的敌情。有人说，公社卫生院那个秃顶老医生像特务，又一个孩子说，乡中学戴眼镜的校长更像特务。马胜有充满信心地说，咱们今晚把

目标放在公社卫生院、农机厂、中学校、粮站，这肯定是特务们活动和破坏的重要目标。几个人匆匆赶往那里，大家情绪高涨，一个比一个兴奋。他们隐藏在离公社卫生院、中学校和粮站不远的门洞黑影里，就像夜晚的猫头鹰盯着出洞的田鼠一样，严阵以待。但特务迟迟不出来，三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大家都很累。弦绷得太紧了难免会松弛，几个孩子眼皮开始打架。天下起小雨，已是九月底，天气转凉了，雨水快要湿透了衣服，他们冷得直打哆嗦，但仍坚守着各自的岗位。这时，目标终于出现了，一个人影脚步轻轻，走走停停，东张西望，向卫生院这边走来，在卫生院大门口停下，又四下里看看，然后蹑手蹑脚地进了卫生院。

为了减小声音，避免被那人发现，马胜有示意几个孩子把鞋脱掉提在手里，光着脚丫子，猫着腰，悄悄地跟进了卫生院大门。他们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兴奋。四周漆黑一团，那人慢慢地来到药房门口，又回头四下张望，肯定了没有人盯梢跟踪，才轻轻开门，进了药房，又把门轻轻地关上。

几个孩子慢慢向药房靠拢。窗幔低垂，把屋内遮挡得严严实实，他们屏住呼吸，把脸贴在窗户的玻璃上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听到一种极为陌生的声音，像什么东西在撞击，此起彼伏。忽然，传来一声声女人的呼叫，接下来好像是痛苦的呻吟声。几个孩子断定，特务分子在暗杀药房的女司药，要在药里投毒。他们摩拳擦掌，勇敢地用膀子撞开屋门，高声喊着，来人啊，特务分子杀人啦！同时拉亮了电灯。

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女司药一丝不挂，两脚着地，四仰八叉地斜躺在床沿上，公社书记裸着全身站在地下，正肆无忌惮地同她做那种事。几个孩子感到眼前一片白光闪烁，一时都不知身在何处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公社书记和女司药被这

突然袭来的一群孩子吓懵了，觉得时间突然停止了，空气也凝固了，然后是公社书记和女司药手忙脚乱地找衣服。夜晚水气重，孩子们叫喊的声音传得格外远，又分外清晰，几名医生和左邻右舍，操起家伙一起冲进了药房……

反特小队尽管没抓到蒋介石为反攻大陆派遣来的特务，马胜有和几个孩子还是受到了县委和教育局的表扬，公社书记因此被撤职，女司药也调离了卫生院。一时间，马胜有和反特小队成为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。

3

吃过晚饭，何蓉蓉从灶房的水瓮里舀了一大铁盆水端进屋里。因为酷热，她的内衣已经湿完。她插紧门闩，把半袖汗衫和裤子脱掉，借着窗口透进的月光，欣赏着自己那穿贴身胸衣和三角裤的匀称的身段。三角裤很小，更显出臀部的丰腴。她觉得自己是如此轻盈自在，双手捏了捏坚挺的乳房，手指情不自禁地放在了胸罩的搭带上，只轻轻一拉，胸罩便脱落下来，美妙的胴体一丝不挂，尽情地散发着青春的魅力。她急忙盘腿坐进大铁盆里，双手不停往脖颈、乳房上撩着水……待洗完澡擦净身子，她换上一件小碎花上衣，下边套上一条肥大的裤子，上衣里面没穿内衣，让身子在里面更舒坦更惬意。这是这一带农村女人在自家家里避暑的方法。何蓉蓉从家里出来，向凤子翔家走去。

何蓉蓉和凤子翔的亲事，这年正月王媒婆只是提了提。那是正月初四，何蓉蓉的母亲托的王媒婆突然找上门来，对凤成全说要给凤子翔说媳妇。何家在村里是孤名小姓，两户何姓人家总共不足十人，村里小家小户遇事低人一头，因而只有攀附

大姓家庭和村中权势人家。何蓉蓉的父亲去世得早，母亲拉扯着她和弟弟过着艰难拮据的日子。何蓉蓉念完初中便回生产队劳动，帮助母亲料理家务。父亲在世时一辈子活得窝窝囊囊，何家总是遭大姓人家欺凌，久而久之，在潜意识里便产生了攀附之欲。只是这样的欲求，她母女也觉得渺茫。这是因为，几十年活下来，屡屡痛悟了自家小姓和底子的如何不济，想攀高也只怕没人搭理。何蓉蓉翻来覆去地想，今生今世一定找一个大户有权有势的人家出嫁，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尊严。她这个设想和她母亲一脉相承，母女俩一拍即合，并开始实施既定的方案。

何家或者说何蓉蓉有一个无与伦比的绝对优势，十七岁的蓉蓉出落了个十足的美人坯子。身高一米六七，两条腿长而匀称，丰胸细腰更显得亭亭玉立，椭圆形的脸配上略尖的下巴，那双黑宝石一样的眼睛妩媚又蕴藏着深沉，细腻的皮肤白中透红，面容艳若桃花，见过她的都被她的美所震惊。蓉蓉还会一手乡村女孩子们比不上的针线活，裁、剪、缝，样样精通，尤其是毛线活儿，平针、元宝针、上下针、梅花针、螺纹针、俄罗斯针，她没专门学过，捧一本棒针编织书看两遍就会了。蓉蓉心头有这份灵巧，手头也有这份灵巧，十里八乡都知道凤凰街村的美人何蓉蓉。来何家提亲的络绎不绝，而都未被蓉蓉选中。那天，蓉蓉母亲拐弯抹角说出了她和女儿的想法，王媒婆心领神会，点头称是。当王媒婆向凤成全夫妇讲要给他家说儿媳时，凤成全夫妇说凤子翔才十八岁，正读中学，定亲不忙。可当他们一听到女方是何家蓉蓉时，眼睛便亮了，给王媒婆最后的话是等凤子翔高中毕业后再说。

这模棱两可的话无疑给何家母女很大的希望，亲虽然没有定下来，也总算有了这么一宗子女事，尤其是蓉蓉母女，总

是寻找机会主动和凤成全家接触。如今学校停课闹革命，凤子翔回来近两个月了。天随人意，蓉蓉以借书为由找过凤子翔几次。在这个时期，凤子翔的情绪变得很坏。明年就要高考，而书又念不成了，大学不再招生，把他的大学梦击了个粉碎。父亲和他都知道，他在走一条下坡路，却又没有办法在这条路上停下来，这样下去，凤凰生蛋出官就成了泡影。非但如此，随着运动的发展，父亲这个农村支部书记的官也危机四伏。环境改变现实，凤子翔没有拒绝蓉蓉来找他，何凤两家虽然没有举行定亲仪式，却认可了蓉蓉和子翔的关系。

当蓉蓉知道了凤成全和地主分子凤仙启遭到革命造反派批斗后，她的心里不由一震，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，她都要到凤家看看。她冲完澡，匆匆地来到凤子翔家里。院里很静，凤成全在村南大濠坑徘徊，凤子翔的母亲在房上纳凉，蓉蓉见凤子翔屋里亮着灯光，推门迈进屋里。凤子翔正躺在炕上，眼望着屋顶出神。他感到非常的疲惫，透过窗口望见天穹是那样高远而苍凉，颓废和懊丧的情绪笼罩了他。

“这么闷热的天，你在屋里，受得了？”蓉蓉轻轻地推了推他。

凤子翔轻轻叹了口气：“哎，热有什么办法，受也得受，不受也得受。”

从那一声叹息里，蓉蓉听出了懊恼和怨恨。屋里一片肃静，好像空气也粘稠起来，蓉蓉有些紧张，但是紧张和紧张是不一样的，有些紧张，死一般的幽静，而有些紧张，却带上了蓬勃的蠢蠢欲动的扩张力。凤子翔温情地握住了她的手，闻到蓉蓉身上一种异样的香味。他从炕上爬起来，和蓉蓉并排坐在炕沿上，这样使两人离得更近。蓉蓉身上散发的馨香使凤子翔精神恍惚，在他人生的十八个岁月里，他还是第一次闻到年轻

姑娘身上散发出这样迷人的芳香，他甚至能够感受到从她脖子里扩散出的体温。就在凤子翔信马由缰地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蓉蓉的腿碰了一下他的膝盖，凤子翔的另一只手一把揽住了蓉蓉的肩头，一条腿也迎了过去。他的脑子里轰轰地响了起来，就在这一片惊心动魄的响声里，凤子翔不由自主地把那条腿也窝在蓉蓉的腿弯里，让四条腿亲密地交叠在一起。凤子翔觉得嗓子眼儿里发干，脑子里变成了一片空白。

凤成全迈着急促的步伐走进家门，看见儿子住的东厢房里还亮着灯光，好像还有窃窃私语的声音。他冲着窗口：“子翔，你和谁说话，天不早了，早点睡觉吧。”

老伴从他们住的北屋里出来，她拽拽凤成全的衣袖，小声道：“你嚷嚷啥，是蓉蓉来了。”

蓉蓉从东厢屋里出来，脸上泛着羞涩的胭红，她十分礼貌地叫道：“大叔，你回来了，俺娘说你受冤屈了，叫俺来看看！”

“没啥，没啥，这算什么冤屈。回去给你娘说，不要为我担心，这是一场运动，目的是防修反修。从‘三反’‘五反’‘镇反’到‘粗四清’‘细四清’，不是都过来了吗？”凤成全一副大智若愚、非常轻松的样子。蓉蓉说：“大叔大婶，你们多多保重，俺回去了。”

“子翔，黑灯瞎火的，你送送蓉蓉。”凤子翔的母亲说。

凤子翔和蓉蓉从东大街向西走去，前面往南就是通向大濠的那条不足百米的小街，凤子翔侧转身子看了蓉蓉一眼，就径直朝南拐去。蓉蓉紧跟上去，穿过那条两边长满槐树的阴暗的小街，两人一前一后来到村外百亩大濠边。蓉蓉觉得那无内衣束缚的身子像被异性的手指抚弄烧灼一样，使恬静的心境遭到了扰乱，升起一种无法形容的欲望。村外的月光是那样的明

亮，在月光下，濠岸很静，一行稠密的柳树倒映在晶莹的水面上，偶尔刮来一股热风在蓬杂的芦苇间缭绕，摇曳出一片“窸窣窣窣”的苇叶声。那片片的荷花和绿叶漂浮在水面上，四周一片沉寂，村里的人们已经睡熟。凤子翔看看四处无人，对蓉蓉说：“天气真热，我想下濠洗个澡，你到前边等我一会儿。”

蓉蓉脸上飞起一层潮红，说：“你洗澡吧，我回去了。”

“别别，有话给你说，我马上就好。”他匆匆脱下衣服，留下一条三角裤衩，便跳进水里。一天的日晒使只有齐腰深的濠水有些温暖，他蹲在水中，让柔水漫过肩头。他的脚掌踩在苔藓滑溜的鹅卵石上，一股泉水的细流沿着脚踝蠕蠕向上蔓延，涌过全身一直拱进心窝，宛如绵热的小猫软软地蛰伏在心坎上。那是濠水与肌肤无声而快乐的亲吻，他缠绵在水中，浑身透着滋润和温软。他站起身，朝着岸上背对他的蓉蓉招手：“蓉蓉，下来吧，水很暖，舒服极了！”

蓉蓉回头一看，见凤子翔几乎裸体的身子在月光下清清楚楚，不觉脸上发烧。没等她回过神来，凤子翔已拽住她的手下了岸，且动手就要为她脱衣服：“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我们学校去年暑假前组织全体学生到大沙河游泳，我还教了几个女同学学游泳。听说在日本，男女同浴都是全裸的。”

蓉蓉用力将凤子翔一推，险些把他推倒，她又急忙把他拉住，带着歉意说：“这是在凤凰街村，不是你们学校，让人看见，还有脸见人？”

凤子翔还把蓉蓉的手握在手中，蓉蓉的心里一阵阵颤抖。当凤子翔用柔软的手触摸她的肌肤，要为她脱衣服时，她觉得那指头上就像粘了层滑石粉样滑润起来，这柔滑很受用也很诱惑，直舒坦到心窝。有了这蠕动的一团绵软窝在身上，蓉蓉心中便充满了与之肌肤相亲的渴望，但她又告诫自己万万不能。

她的手挣扎了一下：“不，不能！”但这种挣扎和“不”，就像大多数女子在说“不”时所表现的那样，似乎是在忸怩作态。正是蓉蓉的这种作态刺激了凤子翔，那个不安分的物件苏醒了。月光下，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，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，就像在幻境中一样，他变得不能自控，用力把蓉蓉搂在胸前。一个热烈的长吻使二人浑身发热，像这样长、这样无所顾忌的吻，他们二人平生都是第一次。蓉蓉试图奋力挣脱出来，她把头扭向一边。凤子翔抱紧蓉蓉柔软的腰肢。蓉蓉被他抱进怀里的情景就像他抱着一个溺水的女子，似乎一松手就会被滚滚的江水所淹没。蓉蓉身上那种香味使凤子翔更沉迷更渴望，他努力寻找蓉蓉的嘴唇。蓉蓉彻底松弛下来，舌尖像蛇信子一样舔进凤子翔的下腭，嘴唇被凤子翔死死地咥住，整个身子仿佛一只气球，在战栗中漂浮起来。

夜已经很深了，周围静得只有他们亲吻的喘息声。他们吻得太久了，以至不知道该怎么结束或下一步该怎样进行。凤子翔这时把手伸到蓉蓉衣服里，一下子捉住那挺拔的乳房，另一只手抚摸她的身体，嘴里喃喃地问，可以吗，这可以吗？蓉蓉没有回答他，仅把一个吻送给他。凤子翔知道蓉蓉允许他抚摸她的身体。女人的身体是他有性意识起就想侵犯的，蓉蓉的热烈使他的双手在她的身上畅通无阻。蓉蓉感到一阵喘不上气的窒息，接下来就开始不住地颤抖，这颤抖不是痛苦而是难以说清的愉悦！他的抚摸使蓉蓉口干舌燥，她不想离开凤子翔健壮的身体，她感到躺在男人的怀里是一件十分快意和幸福的事。她如痴如醉，想到以前在偷偷自慰时的快感，她使自己的身体更加迎合凤子翔的动作。凤子翔喘着粗气，让双手在她身上窜来窜去，抚摸撩拨。蓉蓉的心跳到嗓子眼儿，渴望整个躯体都嵌到另一个躯体里去。她闭上眼睛，感到一股水似的热潮在自